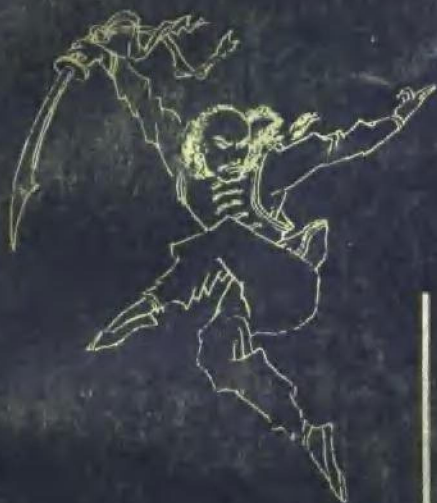


残墨 著

翡翠塔传奇

上



残墨 著

翡翠塔传奇

上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翡翠塔传奇

上、下两册

残 墨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南宫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34.875印张 751,000字 印数：1—28,5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86·274 定价：4.70元

残
墨
著

翡翠塔传奇

下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

残墨

作者小传

残墨，原名赵伯华，一九五二年三月生于河北省安次县北顺民屯村。一九七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七一年入伍，一九七七年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，一九八一年毕业后，分配到河北省群众艺术馆《俱乐部》杂志社当编辑，一九八三年调河北省文化厅，现任文化厅文化处副处长。一九七一年开始文学艺术创作，曾发表诗歌、散文、短篇小说、曲艺、剧本等作品。大学毕业后开始中、长篇小说创作，已出版中篇小说《幽燕英魂》、长篇技击小说《神州擂》等。

三个人走来也谈，不到半小时
后，已走到翠螺山脚下。抬眼看
去，只见一座高峰巍然而立，耸不
云霄，山脚下而大，上面小，顶峰
成锯齿。山顶像一条美丽的彩带
，被风吹从空中投散下来，垂挂
在翠螺山山腰。一条石阶小路，象
一条小白蛇，蜿蜒而上去了。走
到山脚攀援而上，直上云缝处，
峰顶，山顶上，沟壑中，柳子树

作者手迹

闲 言

《翡翠塔传奇》是我继《幽燕英魂》、《神州擂》之后，献给读者的第三部小说。在前两部书出版时，我没有写过前言或后记之类，而在此书发排之前，我忽然想对我的读者们说几句闲言。

记得那是八三年的秋天，也就是我的长篇技击小说《神州擂》与读者见面不久，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编辑来到石门，约我写一部武打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。当时，我正在省一家通俗文艺刊物做编辑工作，业余时间比较充裕，便答应了他，并草拟了一个电影故事。珠影的同志将电影故事的草稿带往广州，时间不长，便来信通知我速将电影文学剧本写出来。就在我准备动笔之时，我的工作突然起了变化。机构改革的浪潮，把我卷了进去。同年九月，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我被调到省文化厅文化处任副处长。走马以后，一时忙得无暇顾及我的文学，不得不把电影剧本的创作放下了。

虽然，时代的浪潮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岗位上，但我对文学创作仍恋恋不舍，构思好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，象鬼魂似地时刻在我的脑际萦绕，好心的朋友们，也总规劝我千万不要丢下笔，这使我在徬徨和苦恼中又增添了勇气。我暗自下了决心，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把原已构思成熟

的电影文学剧本，改写成一部传奇小说。

《翡翠塔传奇》原计划写七十万字，分上下两册。我于一九八三年冬天动笔，利用饭前饭后，会间休息，星期天和每天夜里睡觉之前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艰苦地写下去。有时一天能写三、五千字，有时一天只能写上几十个字，有时外出开会，又不得不辍笔，回来后再接着写。就这样，时断时续，零打碎敲，直至今天，才将全书写完。

在《翡翠塔传奇》的写作过程中，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时间问题。繁重的行政工作和夜以继日的写作，使我的身体和精力负荷不了。我曾几度丧失过信心，多次想停笔，但最终使我鼓起勇气写下去的动力有两个。一是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，对此稿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。当书稿刚刚写出第一章，他们便派责任编辑来帮我审稿，并在该社创办的大型刊物《神州传奇》上开始连载。为了不使连载中断，就迫使我不管其它工作多么忙，也要挤时间写下去，我要对读者们负责。二是我的爱人马秀华同志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她做编辑工作，也是个业余作者。在我写作本书期间，她承担了洗衣、做饭等一切家务，并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稿，修改文字。她为我而牺牲了自己的写作时间，使我从内心为之感动。在我书稿的字里行间，无不渗透着他（她）们的辛勤汗水，在此，我谨向他（她）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，我还刚刚起步。在表现形式、艺术手段、典型人物的塑造等方面，我都尽力探讨和追求着。我喜欢中国传统风格的文学，但文学的本身是创造，既创造就要有所创新。《幽燕英魂》是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，是按传统手法写的，出版后影响不大。在写作长篇技击小说《神

州播《时》，我总结了《幽燕英魂》的经验和教训，在传统手法上，汲取了外国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。书出版后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，至今已印发二百五十多万册。在写作《翡翠塔传奇》时，我力图更进一步，无论在语言、结构、氛围烘托、内心描写等方面，都努力争取创出一些新的特点，都要有所突破。即使写成非驴非马，亦可以从中总结出点经验教训来。我知道，在我的创作道路上，险峰林立，荆棘丛生，但我有勇气和信心去攀登，去开拓。我希望当我走完这条路时，回过头能看见自己的脚印，而不是空白，那样，我面对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，也就问心无愧了。

《翡翠塔传奇》写作的时间仓促，又时断时续，难免会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。我诚挚地恳请读者们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，并请多多原谅。

残 墨

1985、12、20、于石门常乐斋

第七章

古源县衙皇甫石的客厅，今夜灯火通明。屋中一张八仙桌子上，摆满了鸡鸭鱼肉和干鲜果品。美国神甫亨利·查理斯和县令皇甫石、老泰兴盐店掌柜黑蜈蚣程胜仙，坐在桌旁，举杯痛饮。皇甫石的小老婆黑观音，迈着三寸金莲，在屋中团团转，给三个人斟酒。

已经是午夜了，查理斯和皇甫石都已喝得面红耳赤，还在吆五喝六地叫着让黑观音添酒。守在门口的几个衙役，困得低头耷脑地靠着墙打瞌睡。黑观音走到皇甫石身旁，妖声妖气地说：“别喝了，天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没完没了地灌猫尿。今儿格不睡了？”

皇甫石睁着一双仿佛要淌下酒来的醉眼，看了看黑观音，伸手在她那黑嫩的脸蛋儿上拧了一把，又拍着她的手说：“宝贝儿，老爷今儿格高兴哟。抓住了罗五更，我们还不该好好庆贺一番？来，斟酒，我和神甫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。”

查理斯那白脸儿也被酒气涨得象猪肝。他瞪着蓝眼珠子，龇着狼牙，装模做样地说：“老朋友，按你们中国的话

说，我是方外之人，是上帝的信徒，喝酒是要受上帝惩罚的。不过，咱们今天抓到了罗五更，眼看那珍珠翡翠塔就要回到我的手中，我心中特别高兴。老朋友，你帮了我的大忙，我是不会忘掉你的，翡翠塔弄到手，我便赶回京师，一定向庆亲王爷保举你升官。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和友谊，我查理斯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。来，干杯！”说着，他端起酒杯，仰脖灌了下去。

“好！够义气！”皇甫石挑着大拇指，献媚地对查理斯笑着，对黑观音道，“快，再给神甫满上。”

黑观音噙着红得象樱桃儿似的小嘴儿，轻移莲步，走到查理斯身旁。说心里话，她从见到查理斯的那天起，不知为什么，就打心眼里腻歪这个黄毛蓝眼鹰鼻子的外国人。特别是他那双眼，一见到自己就露出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淫光，她只要一碰到他的眼光，身上就如同长满了刺，扎得难受。不过，黑观音知道，这个洋怪物的势力很大，听皇甫石说，连京师的庆亲王爷都不敢惹他。所以，她尽管心里讨厌他，表面上还得装腔作势地陪着笑脸，端茶倒酒地侍候他。

黑观音轻抬玉腕，给查理斯斟了一杯酒，强装笑容地说：“神甫，你老真是海量。这古源陈酿是咱太岳山的名酒，劲儿最大，一般的人喝不了呢。”

查理斯也斜着一双闪着淫光的蓝眼，紧紧盯着站在身旁的这个妖美得象一朵花儿似的女人。黑观音今日的打扮，更比往日不同。她上身穿一件水红色西湖绸儿偏襟儿小袄，上面银丝线绣几朵小黄花，下身穿藕荷色镶蓝边儿的彩裤，裤角下露着那对窄窄的三寸金莲，踏着一双绣花弓鞋。头上青丝高挽，鬓旁插着一朵白色月季花儿，衬着那黑悄悄

一张瓜子脸儿。一对深潭似的杏子眼，秋波荡漾；微启朱唇，露出两排整齐的银牙；一说话声音似莺歌燕语，好听极了。查理斯只看得心荡神摇，恨不得一口把黑观音吞进肚子里去。他心中暗暗嫉妒皇甫石，这样娇好的东方美人儿，却叫皇甫石这狗一样的奴才给独吞了，真是可惜。他站起身来，端起酒杯，对黑观音哈哈笑着说：“尊敬的太太，我们美国，什么样儿的酒都有，就是缺您这样漂亮的美人儿。今天，有您这样的美人儿给我斟酒，我真感到万分荣幸。来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为了友爱，为了皇甫老爷即将升迁，我敬您一杯！”

黑观音连忙摆着手说：“不！不！神甫大人，贱人不会喝酒，恕不能奉陪。”

查理斯将酒杯送到黑观音面前，奸笑着说：“哪能呢？这杯酒您是一定要喝的。不然您就是看不起我这朋友。”

皇甫石对黑观音道：“神甫如此盛情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少喝一点儿。”

无奈，黑观音只好接过酒杯，端到唇边，抿了一口。将酒杯还给查理斯，躬腰道了一福，轻声道：“多谢神甫大人。”

查理斯见那黑观音只喝了一口酒，顿时脸似桃花，泛起一层红晕，更显得娇柔可爱，忍不住伸过手去，在桌子下面，偷偷在黑观音的屁股上拧了一把。黑观音也不敢声张，只是脸儿一红，将头一低，退到皇甫石身后去了。

查理斯占了便宜，得意地咧着大嘴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坐在一旁的黑蜈蚣程胜仙，把查理斯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心中暗骂：妈的，查理斯真是个老色鬼，胆大包天，连

皇甫石的老婆他都敢戏弄。他见查理斯和皇甫石的酒喝得都差不多了，便对他俩说道：“神甫，皇甫太爷，我看咱就到此吧，等一会儿还要审罗五更呢。”

皇甫石把头一摇，摆着手道：“不行，我还没喝够呢。审罗五更着什么急，反正他已经落在咱手心里，想跑也跑不掉啦，咱们明天再收拾他。”

程胜仙道：“我看还是连夜审的好，夜长梦多呀。”

查理斯想了想道：“胜仙说得对，咱们虽然抓到了罗五更，可谢天机他们却跑了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救罗五更的，咱们尽快审罗五更，把翡翠塔弄到手，也就放心了。”

皇甫石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连夜开审。”

程胜仙道：“罗五更是不会轻易交出翡翠塔的，咱还得多费些心机呢。”

皇甫石冷笑道：“不怕，我就不信罗五更是钢筋铁骨，我皇甫石有办法对付他。”

程胜仙笑了笑，道：“皇甫太爷，你不知道武林人士的脾气秉性，象罗五更这样的人，恐怕你光使硬的是对付不了的。”

“依你怎么办？”

“咱们先好言相劝，实在不行，再动大刑，就是他死也不交翡翠塔，咱也不强求，只要弄清翡翠塔藏在什么地方，就算达到目的了。”

“唉，老程你尽说废话，罗五更能告诉你塔藏在什么地方么？”

程胜仙诡秘地一笑：“到时我自有办法。”

查理斯对皇甫石道：“胜仙肚子里的道道多，咱就听他的好了。”

程胜仙起身道：“神甫，皇甫太爷，胜仙暂且回避一下。”

皇甫石对黑观音道：“你陪老程到书房去歇歇。”

黑观音答应一声，领着程胜仙离开客厅，直奔后院书房。

皇甫石和查理斯又商量了一会儿，这才叫醒了门外打瞌睡的衙役，叫他们去带罗五更。

工夫不大，便听见客厅外传来一阵哗唧唧的脚镣子响。紧接着，壶里乾坤费元亮和圣手天魔陆公超，推着脚铁趟镣手戴铐的罗五更走了进来。

罗五更一进皇甫石的客厅，见屋中点着十几支牛腿烛，照得厅内亮如白昼。屋中紫漆八仙桌上，杯盘罗列，酒菜俱全，一股诱人的香味，直往鼻子里钻。他正疑惑不解，就见查理斯和皇甫石笑着迎了上来。查理斯一见罗五更还戴着镣铐，皱了皱眉，问皇甫石道：“皇甫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皇甫石假装一瞪眼，对陆公超和费元亮骂道：“浑账东西，我叫你们去请罗义士，你们怎么敢如此无礼？还不快把刑具摘下来！”

陆公超和费元亮看出皇甫石和查理斯二人在演戏，便走上前，将罗五更身上的手铐脚镣卸了下来，而后退到门外。

罗五更目视着屋中的一切，一动不动。

查理斯说道：“罗五更先生，你我是打过多年交道的老朋友了，今日，我们将你请来，不谈别的，只是小酌几杯，叙叙旧，你看好么？”

罗五更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查理斯，有什么屁你就放吧，我不会使你满意的。”

皇甫石忙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别着急，有话慢慢商量。来，快请坐。”

罗五更看也不看皇甫石一眼，大步走到桌旁，在一张铺有坐垫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。

查理斯和皇甫石也来到桌旁坐好。一个衙役从外面端上酒来。查理斯亲自给罗五更斟了一杯酒，送到罗五更面前，而后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罗先生，自从你在京师抢走了我的珍珠翡翠塔，我们跟你好几个月了，今日总算见了面。我很高兴，请你先喝这杯薄酒，有事咱再商量，你看好么？”

罗五更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，再加上白天和官兵一场争战，早已累得疲惫不堪，浑身酸软无力，肚子空空的，饿得头昏眼花。此刻，他坐在皇甫石的客厅，面前摆着许多鸡鸭鱼肉，美味珍馐，一股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，不由得咽了两口唾液。他心中暗想：皇甫石先给我来软的，我如果不交翡翠塔，他就得动大刑。我眼下腹中饥饿，浑身无力，何不乘此机会，先填饱肚子，等一会儿也好有劲儿对付他们。哼，反正我已抱定决心，不管他们使什么样儿的花招，也休想知道翡翠塔在什么地方。想到此，他伸手端起桌上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又抄起筷子，挟起一块鱼肉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查理斯和皇甫石见罗五更又吃又喝，心中高兴，又是夹菜又是斟酒。工夫不大，罗五更酒足饭饱，将筷子往桌上一摔，抹了抹嘴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你们就说吧！”

“好，痛快，不愧是中华武林好汉。”查理斯挑着大拇

指说。“罗先生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不说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事，何必不明智一些呢？”

皇甫石从怀中掏出一块烟膏，闻了闻，打了两个呵欠，转着金鱼眼道：“是呀，你抢了亨利神甫的宝贝，他不但不惩罚你，还对你如此友好，够朋友吧？”

查理斯道：“我虽然是美国人，可在中国多年，对你们中华武林界很熟悉。特别是你们重江湖义气，很使我钦佩。罗先生，只要你把我的翡翠塔还给我，我们照旧是好朋友。”

皇甫石也敲锣边儿道：“罗五更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和你师父在庚子年聚众造反，闹得国无宁日，祸及朝廷，致使八国联军攻进京师，太后老佛爷和当今皇上，都不得不出逃西安。如今，庆亲王爷和李鸿章大人，奉朝廷旨意，已和联军定下和约，正在到处捉拿肇事的拳匪，你正是朝廷通缉之人。你逃回太岳后，又劫了官府的镖银，这更是罪上加罪呀。你知道么？那二十万两白银，乃是我奉太后懿旨征集的，是为了向洋人交庚子赔款的。你此时劫了皇银，就等于破坏和约，按大清律条，是要祸灭九族的呀。如今，我抓住了你，本该将你解往京师，交刑部正法，奈查理斯神甫有一片慈善心肠，不忍见你如此年轻，因一时糊涂，便遭杀戮。他劝我不要把你就解往京师，向朝廷隐瞒此事，只要你交还他的珍珠翡翠塔，那二十万两白银之事，我不但从此不再追究，还要将你放回虎蹄涧。只要你从此后安分守己，不再聚众闹事，和官府及洋人为敌，你仍是大清顺民。”

罗五更冷笑一声道：“查理斯，你好不知耻，那翡翠塔是我中华国宝，怎么成了你的呢？”

查理斯翻了翻蓝眼，说道：“那是你们的庆亲王亲自送给我的，当然就归我所有了。”

“呸！奕劻那老王八蛋，对你们屈膝谄媚，是我中华民族的败类！他将国宝随意送给你，我们不答应！”

“呀，你这样对待我是不够友好的。”

“哼，我们从没有欢迎你们来。”

查理斯又拿出他那一套歪词来：“罗五更先生，我是天主的使者，是奉主的旨意来拯救人类的。我走到哪里，都应受到欢迎。你仇恨外国人，但不应该一概而论。我来到你们中国后，给你们带来了主的福音，传授了我们美国的文明，使你们从野蛮和苦难中解脱出来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可你们又是怎样对待我的呢？自从我来到古源，你们就对我充满了仇恨。那一年，你夜入教堂，用菜刀将我砍伤，还放火烧毁了教堂，我不但没有因此而诅咒你，反而日夜为你祈祷，请求天主饶恕你还是个无知的孩子，让你再重新得到主的爱护。可你呢，这些年来，一直没有忘记对我的仇恨，你这样做，真叫我伤心。”说着，说着，查理斯还挤出几粒假惺惺的眼泪。

罗五更望着面前这个披着慈善外衣的恶狼，心中的火焰熊熊燃烧，往事又一次潮水般涌到眼前……

狂风，象一群脱了缰的野牛，哐哐吼叫着，从赤霞峰顶窜了下来，在涧谷中和平川上狂跑乱撞，撒泼打滚；鹅毛似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着，天空中银雾迷蒙，如同无数条玉龙在盘旋争战。青的山，绿的树，白的河，灰的屋，一夜间全被雪掩盖起来。空中不见飞鸟，路上不见行人，只有古源城四门城楼上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窗口，象一对对愤怒的